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七

明 李清 撰

南史五十七

纘

庾域 子子輿

呂僧珍

范縝

樂鵠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后從父弟父安之

青州主簿南蠻行叅軍弘策幼而孝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年相輩幼見親狎恒相随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梁武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梁武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

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梁武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
光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
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紛麻齊歷自茲亡矣梁楚
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梁武笑曰
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
定君臣之分梁武曰舅欲斆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
齊明帝密詔梁武代曹虎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喜謂武
帝曰夜中言當驗梁武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梁武西

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梁武刺史雍州乃表弘策為録事參軍帶襄陽令梁武覩海内方亂有匡濟心密為儲備謀猶所及唯弘策而已時梁武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梁武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内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

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
搴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
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
待蕭坦胞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
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
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
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
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梁書載弘策言曰今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㑹應有主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二州三分天下糾合義兵為民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則不世之功可建無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　愚按兩書所載微異今兼收之

懿聞之變色心未許及懿遇禍梁武將起兵夜召弘策吕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軍主領

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梁武謂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梁武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梁武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

令多禾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焚神虎門摠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廄遇賊見害

梁書曰弘策方救火盗潜夜害之與此不同

賊又焚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帝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恃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

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士當復興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弘策為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賔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子緬嗣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令名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梁武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痛父酷喪過於禮帝每

遣喻之服闋襲封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帝䟽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决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叅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

梁書曰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

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畧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

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

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
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郡
並供之母賑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
闃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
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來未有也
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鬬左降黃門兼領先
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帝乃
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還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

昭明太子亦往臨哭

梁書載太子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讀墳典郤縠敦詩書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共此言寄如何此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

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緬弟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建國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

都尉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帝與之言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愛墳籍聚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

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日明見而嗟服累
遷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以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巳恨其晚矣子陞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
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吏民便之
三國典畧曰吳人陸雲曾製太祖廟碑纘罷郡經途
讀其文嘆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郡言於武帝召
兼尚書議郎頊之即真

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頁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謐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謐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謐愚短湘東王繹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謐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

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

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存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
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攺為
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
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又綸作牧郢藩規隨從
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
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
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
卒規恨纘慟兒憤哭無至信次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

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
此類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
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
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
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民自歸戶口增十餘
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
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
剌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後更用河東王譽

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御之及至州譽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孝元時為湘東王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城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届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孝元至謁督府方還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

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相
東信之乃履舟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荊湘
因構嫌隙纘尋棄部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
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詧
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岳
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
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不濟纘以為然因
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下聚衆而服婦

人衣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叛引等岸馳告岳陽岳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衆望岸軍以為赴期大喜及至並擒之纘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詧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

太清紀云詧使纘為檄纘曰吾蒙朝廷不世之榮又荷湘東王國士之眷今日雖死義不操筆

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

太清紀載纘言曰若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死無所

恨

棄尸而去孝元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初孝元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也懷夫人子德何日亡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歛還齋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粽䅵之屬還其家纘弟綰字孝鄉少與

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
六公由宣城王大器長史累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
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
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
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大同四年元日
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
就列兄弟並導騶分騶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
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

者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宫挾妖道聚黨攻郡進寇豫州

梁書曰南中久不習兵草吏民恇擾奔散武勸綰宜避其鋒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

剌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閒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

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為尚書右僕射魏克金陵朝士

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

辟為主薄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

長沙王懿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

攻圍南鄭州有空倉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

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

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晃為益州域隨為懷太守罷任

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在外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皆以為孝感永元初南康王績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舉兵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梁武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梁武黃鉞蕭穎冑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梁武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梁武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

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諮議叅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為伯時兵後民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輙開倉為有司所糾卒於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子子興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

輿亦侍醫藥言淚恒并梁長沙王懿省疾見之顧曰庾

録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

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

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啟求侍從以孝養許父還

奪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呌子輿亦悶

絶及父卒哀痛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

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纔如見次有瞿塘大灘

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呌其夜五

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滟
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鵲巢舟
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
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
即可營造明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入功因即立精
舍居墓所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
志守墳墓叔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彼雖
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

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
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
門生不得輙入域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帢履以歛
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累世居壽陽紹叔年二十
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
誕弟諶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
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

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厚自結附梁武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梁武曰卿才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梁武為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梁武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曰梁武及植至乃於紹叔處

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别續復遣主帥杜伯符為刺客詐言作使梁武亦密知之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梁武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

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聖主之策不善之則曰臣智慮淺短謂謂事當如是以此誤朝廷臣罪深矣帝

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嘗使人節其哭頃之封東鄉縣侯復為衛尉卿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為士亦以此歸之徵為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駕乃止詔贈散騎常

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
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
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
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
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
偉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梁文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
帶蒙令梁文遷領軍將軍補主簿妖賊唐寓之寇東陽

梁文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梁文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梁武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王懿為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梁武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懿書而反梁武甚嘉

之來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
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梁武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
補邔令及至梁武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
死士歸者甚衆梁武顧招武猛士庶嚮從會者萬餘人
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林竹
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
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
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

具每舟付二張爭者乃悉梁武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多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壍裏當并力破之俄皆越壍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

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揔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過禮平心率下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宏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

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至其宅不以為恥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大有所

進祿俸外又日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絶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顙骨益大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黄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黄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於領軍官舍車駕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敬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

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吕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六世孫家居江陵方順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

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懿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其舉懿益善之齊豫章王嶷刺史荆州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閤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及敗焚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為荆州中

從事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蕩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役不及民豫章王嶷薨謁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子琳為西中郎以謁為諮議參軍蕭頴冑引謁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畧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謁發江陵無故於舟得八車輻如中丞犍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王懿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謁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

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産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𣂏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儁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

可為百城表矣還太府卿尋除南康内史耻以讓祿受名辭不拜歷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徵西録事參軍早亡子子雲見忠義

范縝字子真

梁書曰南鄉舞陰人

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竒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

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略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瑯琊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

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竟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刀形之與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

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縝神滅論梁書全載其文今補録其後一則云浮屠
害政桑門蠹俗吾哀其弊思拯其弱夫竭財赴僧破
産趨佛而不恤親戚窮匱者何良由厚我情深濟物
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十鍾委於富僧又懼以阿
鼻之苦欣以兠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
鉢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絶其嗣續致使兵挫行間
吏空官府粟罄惰遊貨殫土木其流莫已其病無限

若陶甄棄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不禦去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下有餘以奉上上無為以待下全生匡國用此道也

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從之其險詣皆此類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大美何患不

至中書郎而故弁刺為此可便毀棄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何但中書郎耶後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夸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縝墨絰來迎梁武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悦及建康平以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禄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自以首迎武

帝心在樞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
亮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
集十五卷子脊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
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
戚云爾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克濟陶
治之功而苟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俗若此而為梁亂
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蓋或恪勤匪

懈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甫恭棊省紹叔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興惟幄之勳亦贊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罷秩不亦宜乎縝婞直之業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八

明 李明 撰

南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放弟正 正子載 鼎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忌 之禮弟之橫

王僧孺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

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父祖歸寧遠長史觳事繼母以孝聞伯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携觳之職視之如子時觳內兄王燈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觳曰汝自謂何如燈惲觳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觳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賍敗觳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光初袁顗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觳求出為

義成郡故免禍累遷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氏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梁武見叡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梁武難

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
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拒守男女垂十萬
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牀下而生者寢處
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瘞死安生百姓
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永昌子天
監二年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侵叡率
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

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有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城拔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灌平陽絳水可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

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古人之義因戰破之軍民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

督厲衆軍魏兵鑿堤敵覩與争魏軍𨚫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鬭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梁書曰魏人計窮相與悲哭敵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守城杜元倫憑城督戰中弩死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

梁書曰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

初故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敵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

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鬭故此役得無害敵每
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
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籓籬墉
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
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
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
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
城四十餘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

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況緩乎

梁書曰魏已墮吾腹中卿曹弗憂

旬日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營立英大驚

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矢叡不許

軍中驚駭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路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舟載草灌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人斬首亦如之其餘釋

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

通鑑考異曰按魏軍共止數十萬似為太誇當從曹景宗百萬為是

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又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

之敵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壍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敵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敵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敵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敵還為州雙光道候敵笑曰若復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敵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帝甚禮敬之性慈

愛撫孤兄子過已子歷官所得禄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為人因畫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淑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逮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淑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文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

約嘗稱纂於帝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為逮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敵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永昌縣侯位景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

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幷王偉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别及行役初還常同一

室卧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䘏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繫見忠義放第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為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後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黄門侍郎子載字德基少聰

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並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仕梁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孝元承制以為中書侍郎隨都督為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瑯琊義興太守陳武害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聞文育軍

不利以書喻載殺王僧辯意幷奉梁敬帝敕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

還寃記曰載為僧辯固守屢攻不克霸先遣人說之曰王僧辯親黨皆盡一孤城相拒耶載曰士感知己本為王公抗禦大軍致成仇敵恐不見全老母在堂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耳乃遣刑白馬為盟遂開門

陳武厚加撫慰引置左右恒與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

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陳武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别令輕兵絶其粮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陳武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遂築室而居屛絶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

還寃記曰陳主遣載從征以小遲因夙憾殺之尋視

事大殿見載至驚走入內移坐光嚴殿復見載入因此得疾死與此不同

載弟罸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遁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繹法曹叅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吾日哀毁過禮殆將㓕性服闋為邵陵王綸主簿侯景之亂罸兄昂於京口戰死

隋書曰卒於京城

罸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

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孝元聞之以為精誠所感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歷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嬀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陳武因有圖僧辯意聞言大喜因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

卿至德初盜貲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斯運將及故破産爾初鼎聘周嘗遇隋文謂曰觀公容貌

隋書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鑑深遠亦非羣賢所逮

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帝從容謂鼎曰世

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取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帝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守位不終帝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帝又問鼎諸兒誰為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預知帝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

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静州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内行不軌常為刼盜䫉於都㑹時謂之曰卿是好人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妾及去妾盜珍物夜逃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告客殺妾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䫉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部内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

入京頃之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禄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内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内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黯心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

廷是能用才否識者頗以此閲之

梁書曰劉族子㲄字孝友事母以孝聞性清介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素塵埃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遊京師值天子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㲄獨端坐讀書見者異之及長博學能文尤善周易春秋左氏義袁顗刺史雍州引為主簿遭母憂廬墓側負土起墳武帝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為中兵參軍及義師起以為壯武中軍帶襄陽令時京邑

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叛州內驚擾愛素為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率募鄉里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西平郡南大破之民乃安梁受禪累官驍騎將軍寧蜀太守卒贈衛尉卿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寓居壽陽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眾北徙魏宣武雅重之仕魏

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邀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邀求邊境自効以為廬江太守

梁書曰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郡邀率麾下拒破之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邀築壘遏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没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邀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夸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

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相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

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遼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之遼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遼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遼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遼以援絶拔還復不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遼自為黄袍騎先攻拔狄丘壁城黎漿又屠安城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城至汝頴間

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所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邃深沈有思畧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邃不死當大闢土字子

之禮嗣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為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柏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帝設無遮會儛象驚排突陛衛主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蕭眘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眘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

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黄門侍郎魏克江陵隨例入長安
邃兄髦子之高字如山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
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邃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
邃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除梁郡太守時魏
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
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
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左援軍諸軍事
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舟迎致仲神與韋粲

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孝元遣召之以為侍中獲軍至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景孝元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孝元深嗟其介直承制除時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恭子纖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克江陵力戰死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畧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竝不就乃

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能爲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征討及害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爲吳郡陳武遣黄他攻之不能克以命忌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及華皎稱兵上流陳孝宣時爲録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

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孝宣即位封安樂縣侯歴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及明徹進軍淮南以忌為都督與明徹俱進吕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隨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第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之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

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譽常侍遷直
閣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
子嗣入授壹城城陷退還合肥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
範副梅思之冡要大心襲盆城之横斬思立而拒大心
大心以州降景之横與兄之高歸孝元隨王僧辯拒景
景退累遷東徐州刺史報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
奔僧辯命之横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
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紀於峽

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克江陵齊
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淵明攻東關晉安王方智承
制以之横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横營壘
未周齊軍大至兵盡矢窮没於陣贈司空謚忠壯子鳳
寶嗣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父延年
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
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

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輿之僧孺不受曰
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一萬言及長篤愛墳籍
家貧常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
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楊尹召補功曹使撰東
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
生虞義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
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為學林文惠太子欲以
為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建武初舉士為始安王

遥光所薦

梁書載遥光奏曰僧孺照螢映雪編蒲緝柳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除儀曹郎出為錢塘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子良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令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

毁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曙

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

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

待詔文德省出為海太守南海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

至便禁斷又外國船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

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即賣之其利數倍歷政以為

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

孫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還郡

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自業嘗携僧孺至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直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家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為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為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

之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
𥘉書載僧孺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
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又曰罻羅裁舉徽禽先
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豈復仰
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泧
若綆縻
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烱猶為王府記室僧孺
乃與烱書以見其意

梁書載書曰吾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鏤繁碎比於米鹽加以踈澀拙於進取未常去來許史遨遊梁竇是以三葉靡遺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雄官叅人倫顯職雖古爵人不次未有奔驟若此者基薄墻高傾壓必然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雖事異鑽皮文非刺

胥猶復因茲舌抄成此筆端上可投畀北方次可論輸左校幸聖王善貸止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敢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此悲曲又廹以嚴秋殺氣與物多悲况復霜消草色風摇樹影寒虫夕叫合輕重而多悲秋葉晚傷雜黄紫而俱墜蜘蛛落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鷄鳴吠犬當長為傭保溘死溝渠悲夫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雖先犬馬猶松喬

馬去矣何生高樹芳烈栽書代面筆淚俱下

僧孺工爲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

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民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至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後或以義熙在寧康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

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减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罹其罪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左民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

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别為一部不在百家數普通二年辛僧孺好墳籍聚書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别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

行於世虞羲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曰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奐高平人有學行嘗有罪繫

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
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
於戎馬觀厰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形甚羸瘠身
不跨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羆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
邃自効邊彊咸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
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信乎儒碩學
中年遭躓惜哉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八